

歷代筆記叢刊

熙朝新語



〔清〕余金著

熙朝新

上海書店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熙朝新語 / (清)余 金著;顧靜標校. —上海:上海書店出版社,2009. 1  
ISBN 978 - 7 - 80678 - 955 - 1

I. 熙… II. ①余…②顧… III. 筆記—中國—清代—選集②中國—古代史—史料—清代 IV. K249.066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8)第 121455 號

責任編輯 完顏紹元 沈佳茹  
美術編輯 吳 放 丁 多

熙 朝 新 語

[清]余 金 著 顧 靜 標 校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上海書店出版社出版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號

www.ewen.cc www.shsd.com.cn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

全國各地書店經銷

上海展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開本 850 × 1168 1/32 印張 8 字數 400,000

2009 年 1 月第一版 2009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80678 - 955 - 1/K · 153

定價 30.00 元

## 出版說明

如果我們以道光中爲界區分有清一代的前後期，那麼在清前期的史料筆記中，《熙朝新語》是經常被提及的一種。據卷首的序言，這部由“古歛余金德水輯”的筆記，是“吳郡守餅老人翁子敬履莊氏”於嘉慶乙亥（二十年，1815）“自滇南歸里，道出武昌”時得於市肆，然後“略加編次，釐爲十六卷付諸梓”，“書名、撰人俱從其舊”。但是在道光中刻成的錢泳（1759—1844）《履園叢話》序中，作者稱“曩嘗與友人徐厚卿明經同輯《熙朝新語》十六卷，已行於世”，於是閱者恍悟，所謂“余金”者，乃取兩者姓氏徐、錢各半而合成。據說徐厚卿早逝，無著作傳世，錢泳乃將書稿冠上他的名字，以慰友人。陶煦《周莊鎮志》（刻成于光緒八年〔1882〕），卷六“雜記”謂：“《熙朝新語》者，題曰‘古歛余金德水輯’，而前輩傳聞謂鎮人徐錫齡所作，藏名爲余金。……蓋當時文網綦嚴，往往有以著書獲戾者，故不敢自書其名。”據此，徐厚卿乃周莊人徐錫齡。民國時進步書局輯印《筆記小說大觀》、文明書局輯印《清代筆記叢刊》時，均將作者改題爲徐錫麟、錢泳同輯，令人生疑，其實應爲“徐錫齡”而非“徐錫麟”。

序言中說，此書“多采諸前人著述，中無一臆撰訛傳之語，且又旁蒐軼事，發潛闡幽”。在整理此書過程中，也發現不少證據能證明這一點。首先是該書行文中就提到好幾種著述，說明是採用過其中的內容的。例如，卷三鈔錄李因篤乞養陳情疏時說，“鈕玉樵以爲國初兩大文字之一”，而鈕琇《觚賸》卷六“秦觚”的“兩大文章”條中正錄有此文，《熙朝新語》此條顯然是據《觚賸》轉錄的。又如卷四中有一條稱“總河梅麓朱公之錫有遣婢帖，見《池北偶談》”，卷六記鬼孝子條稱“宋射陵曹爲作《鬼孝子傳》，見《虞初新志》”，等等，也說明作者是見過并依據這些著作入錄的。當然，明白注明所本的條目終竟祇有極少數，而且有些內容并不僅是《熙朝新語》一家所轉載，但通過鈔錄中的行文，也可以判斷出一些材料的來源。例如卷十二記《四庫全書》事稱：

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命開四庫館，校定《永樂大典》，訪購天下奇書，著各省督撫探訪彙集上於朝，……其朝臣黃叔賢、勵守謙、紀昀，紳士周厚堦、蔣曾瑩、吳玉墀、孫仰曾、汪汝璫等各進呈一百種以上，賜內府初印《佩文韻府》各一部。

以內容言，這條基本依據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卷首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十四日的上諭而成文，但其實《熙朝新語》此條卻轉錄自李調元《淡墨錄》卷十六，因爲其中的“黃叔賢”乃“黃登賢”之訛，《淡墨錄》鈔錯在前，《熙朝新語》承誤於後，是顯而易見的。

又如卷八記謝濟世事：

潯州謝梅莊濟世爲御史時，奏劾河東總督田文鏡，朝廷疑有指使，逮問，命刑部嚴訊，曰：“指使者有人，孔子、孟子。”問何謂指使，曰：“讀孔、孟書便當盡忠直言。”上憐其直，謫軍前效力，時雍正丙午十二月也。有《次東坡獄中寄子由韻》二首寄其從弟云：……高宗登極放歸，乞外用，授湖南糧道，長沙人士至今稱之。

按此條見於袁枚《隨園詩話》卷八，李調元《淡墨錄》卷十亦載，但《淡墨錄》不錄其詩，儘管這兩種著作都是《熙朝新語》的取材來源，但這一條應該本自《隨園詩話》，而非《淡墨錄》。

據此次整理的結果來看，《熙朝新語》至少有三分之二的條目可以初步判明轉錄的出處，而其取材比較多的著作則爲王士禎和袁枚的筆記和詩話、蔣良騏《東華錄》、李調元《淡墨錄》及李氏《鶴徵錄》。既然《熙朝新語》是一部“多采諸前人著述”的筆記，而且其來源現在基本上大都能看到，則其作爲第一手資料的價值自然是降低了，但并非說其書就全無所用，由於大體上是按時代先後編次材料，因此在後面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篇幅裡，可能有一些出於作者的見聞。例如，卷十六稱：“乾隆甲辰歲潘樹庭世榮與其弟芝軒世恩同遊於庠，有梅溪居士者爲作棣萼聯芳圖以賀之。”按梅溪居士即錢泳的別號，因此，此條當是錢泳自述見聞。而且，《熙朝新語》之轉錄，也并非僅僅照本鈔寫或摘編，如卷二記姜宸英事：

……後以丁丑會試中試，殿試進呈卷在二甲第

四，上問：“有浙江姜宸英乎？”內閣學士韓莢對曰：“宸英在史館，識其字迹，第七卷當是。”上曰：“老名士也，積學能文，至老猶篤。可拔置一甲三名，為天下讀書人勸。”

按此條本自李調元《淡墨錄》卷七，但文中的“第七卷”，《淡墨錄》作“第八卷”，前面既然說“進呈卷在二甲第四”，則“八”字顯然是“七”字之訛，應該是《熙朝新語》在編錄時所糾正。又如卷十四記廣東巡撫李湖治粵有績：

粵人為之歌曰：“廣東真樂土，來了李巡撫。”

按這句歌辭原出於袁枚《隨園詩話》卷六，李調元《淡墨錄》卷十二亦加以轉引，但他們均稱“輿人為之歌”，顯然，《熙朝新語》作“粵人”於義較長。可見，《熙朝新語》在轉錄時也注意改動了一些明顯的訛誤，而有的改動則反映了作者自己對同一事情的不同見解，例如卷九記王士俊事：

雍正十年八月賜湖北巡撫王士俊花屯絹、蜜荔枝，其謝恩摺有云：“縫衣有耀，頂踵皆被龍光；懷核親嘗，肺腑長含玉液。”上覽之，批云：“衣只被身，何及頂踵？核豈足嘗，難入肺腑。”凡司章奏者當知之。

按此條本自李調元《淡墨錄》卷八，但《淡墨錄》在敘述此事後說：“人皆以為笑，論者謂幕賓所為，而士俊亦失檢云。”而《熙朝新語》則謂：“凡司章奏者當知之。”大概是因為錢泳本人長期遊幕，所以對此特別留意，而李調元則無此經歷，感受自然不一樣。

此外，《熙朝新語》轉錄的這些著作，有的在當時并無刻本，作者所依據的應當是鈔本，因此，有些地方還可以校正通行刻本之訛，蔣良騏《東華錄》就是明顯的例子。蔣氏《東華錄》成書於乾隆間，至咸、同間始有刊本，現在通行的中華書局標點本已經糾正了不少的錯誤，但還留下了一些遺憾，已經有文章予以糾誤。對比《熙朝新語》與標點本《東華錄》，亦有若干可補標點本疏誤之處。例如卷二所錄康熙十七年御史成其範的奏疏，即本自《東華錄》卷十一。其中，“五星之占驗往往不爽”，標點本“五星”作“立星”；“《天官書》曰：熒惑反道二舍以上”，《史記·天官書》同，標點本“反道”作“及道”；“夫鬼金之分野”，標點本“鬼金”作“翼金”，這些異文可以判斷是《熙朝新語》所錄為長。又如卷五所錄康熙關於考驗度量衡的事，謂“因出新樣銅斗、升付部，以鐵照式為之”，此條本自蔣良騏《東華錄》卷十九，標點本“付部”作“赴部”，而《聖祖聖訓》卷五三“弘制度”亦有此條，“付部”則作“給戶部”，顯然當以《熙朝新語》所錄之“付部”為是。

此次整理《熙朝新語》，以比較易得的上海古籍書店1983年影印的道光刻本為底本，據“影印說明”，該書“影印前曾用嘉慶刻本和其他本子改正了不少錯誤”，蓋取其略省校勘之勞。除了參考有關材料糾正訛誤外，查找各條內容的來源是整理的重點，但這項工作是費力而不容易討好的事。一則因為作者當時據什麼書轉錄，現在僅僅是憑整理者所看到的有限材料，比對文字進行判斷，由於清人筆記中轉錄的材料甚多，即使是相同或相似也不



一定就能確認。其次，作者當時能看到的書，現在整理者不一定都能看到，即使找不到來源也難以斷定出於作者自撰。第三，即使能看到的材料，也完全可能有漏檢。因此，此次整理中列出的材料來源祇能作為初步的判斷和參考，並非定論。整理中所取檢各書，大都是通行本（如李調元《淡墨錄》採用的是遼寧教育出版社的“新世紀萬有文庫”本，查為仁《蓮坡詩話》採用的是上海古籍出版社《清詩話》標點整理本等等），取其易見易得而已。限於水平，訛誤在所難免，敬希時賢賜教，以便修訂完善。

顧 靜

於滬上百奇軒

# 序

余自少至老，以衣食奔走，嘗七上京師，側聞名公卿緒論，仰見國家聲明文物之盛，上自朝章掌故，下逮嘉頌謹謠，揚厲無前，新奇可喜，日有所聞，難以悉數，每擬筆之於書，往往記憶不真。歲乙亥自滇南歸里，道出武昌，於市肆中得歙人余德水所輯《熙朝新語》一書，展卷讀之，與余曩昔傳聞異辭俱足互相印證，其書多采諸前人著述，中無一臆撰訛傳之語，且又旁蒐軼事，發潛闡幽，凡登歸耳目所經、巷議街談所及，自國初至今二百年來有關於政事文章、人心風俗者靡不具載，亟令生徒鈔錄成帙，略加編次，釐爲十六卷付諸梓，以公同好，書名、撰人俱從其舊，示不敢掠美也。我朝重熙累洽，久道化成，自今億萬斯年，詞林佳話、藝苑名言日積月累，不可祿麗，續輯之作，以俟將來。嘉慶戊寅春三月吳郡守餅老人翁子敬履莊氏書。

# 目 录

序 .....	1
卷一 .....	1
卷二 .....	18
卷三 .....	34
卷四 .....	50
卷五 .....	68
卷六 .....	86
卷七 .....	103
卷八 .....	121
卷九 .....	139
卷十 .....	153
卷十一 .....	166
卷十二 .....	182
卷十三 .....	196
卷十四 .....	208
卷十五 .....	220
卷十六 .....	232

# 熙朝新語卷一

盛京長白山爲我朝發祥之地，高二百餘里，縣亘千里，山上有潭曰闔門，周八十里，鴨綠、混同、愛濬三江出焉。明中葉有望氣者言其地將生聖人，統一諸國。山之東有布庫里山，山下有池曰布爾湖里，相傳有天女名佛庫倫浴于池，浴竟，有神鵲銜朱果置衣上，女吞之，遂有身，尋產一男，生而能言，體貌奇異。及長，母告之故，且命之曰：“天生汝以定亂國，其以愛新覺羅爲姓。”語畢，母凌空去。子乘小舫順流至河步，登岸折柳及野蒿爲坐具，端跌其上。適其地有三姓構兵不解，有取水者奇其貌，歸告，衆走問所來，具以實告，衆驚曰：“天生聖人也。”兒歸奉爲主。居長白山東俄漠惠之野俄朵里城，國號滿洲。十數傳至太祖高皇帝，英明神武，滅哈達、輝發、烏喇、葉赫諸國，開拓疆土，建元天命。再傳至世祖章皇帝，拯民水火，統一天下，我國家億萬年無疆之福肇基於此。考諸往古，元烏降祥、姜嫄履武，後先同揆，信有真也。<sup>[1]</sup>

范文肅公文程爲本朝開國元勳，文臣第一人。天命三年，<sup>[2]</sup>文程見太祖高皇帝於撫順，偉其貌，詢知家世，謂諸貝勒曰：“此名臣後也。”天聰三年，從征有功，時官文

館，尚未有大學士職銜，而文臣所領皆樞密事。<sup>[3]</sup>崇德元年，改六館爲內三院，授秘書院大學士，每議大政，必資籌畫。八年，撥隸鑲黃旗。<sup>[4]</sup>是歲，世祖章皇帝即位。明年爲順治元年。四月，闖賊陷明北京，明山海關總兵吳三桂來乞師，遂召文肅於湯泉，決策進兵。時抱病，力疾趨朝，建議曰：“自闖寇猖狂，中原塗炭，近且傾覆京師，戕厥君后，此必討之賊也。雖擁衆百萬，橫行無憚，揆其敗道有三：逼殞其主，天怒矣；刑辱縉紳，拷劫財貨，士忿矣；掠民貲，淫人婦，火人廬舍，民恨矣。備此三敗，行之以驕，可以一戰破也。我國家上下同心，兵甲選練，誠聲罪以臨之，恤其士夫，拯厥黎庶，兵以義動，何功不成？”復言：“好生者天之德也，兵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，自古未有嗜殺而得天下者。國家欲統一區夏，非又安百姓不可。”於是大軍遂發。扶病隨征，申嚴紀律，妄殺者有罪。二十二日，敗流賊兵二十萬於山海關。我兵長驅而西，民多逃匿，爲草檄宣諭，言：“義兵之來，爲爾等復君父仇，非殺百姓也。今所誅者惟闖賊，官來歸者復其官，民來歸者復其業，必不汝害。”民心遂安。師入燕京，文肅建議首先爲明帝發喪，易梓宮，備儀衛，文肅親紀其事。

國初有內三院，一國史院、二秘書院、三宏文院，各設大學士一員、學士一員。順治十五年九月，<sup>[5]</sup>改內三院爲殿閣，一中和殿、二保和殿、三文華殿、四武英殿、五文淵閣、六內閣。十六年，初以覺羅巴哈納爲中和殿大學士，<sup>[6]</sup>額色赫爲保和殿大學士，蔣赫德爲文華殿大學士，洪承疇爲武英殿大學士，文淵、內閣未補人。裁三院學士

官，另設翰林院，掌院學士一員，以折庫納爲之。十八年七月，復改殿閣爲內三院。康熙九年，復改內三院爲殿閣，復設翰林院。

天聰八年四月，太宗文皇帝命禮部考取通滿洲、蒙古、漢書文義者爲舉人，取中滿洲習滿書者剛林、敦多惠，滿洲習漢書者察不害、恩國泰，漢人習滿書者宜成格，漢人習漢書者齊國儒、朱燦然、羅繡錦、梁正大、雷興、馬國柱、金柱、王來用，蒙古習蒙古書者俄博特、石岱、蘇魯木，共十六人，俱賜爲舉人，并賜衣一襲，免四丁，宴於禮部。崇德三年八月，賜新中式舉人羅碩、常鼐、胡邱、阿濟格、畢禮克圖、王文奎、蘇宏祖、楊方興、曹京、張大任、于變龍等十名朝衣各一領，<sup>[7]</sup>授半個牛录章京品級，免四丁。六年七月，賜新中式舉人滿洲鄂貌圖、<sup>[8]</sup>赫德，蒙古杜當，漢人崔光前、<sup>[9]</sup>卞三元、章于天、卞爲鳳緞朝衣各一領。是時取士之額雖少，名臣多出其中。

太宗文皇帝用范文程議，特選士於盛京。沈文奎登第一名，字清遠，浙江會稽人，世居曹娥村，客遊遵化，大兵破城挈之行。受知登第，充秘書院纂修官，順治元年扈從入關，<sup>[10]</sup>累官至兵部尚書。人皆知本朝開科進士第一人爲傅以漸，不知實自沈文奎始也。

順治三年丙戌科，狀元傅以漸，山東聊城人，授修撰，官至大學士；榜眼呂纘祖，直隸滄州人，授編修，官至侍講學士；探花李奭棠，順天大興人，授編修，官至侍郎。是科會試，首題“百姓足君孰與不足，百姓不足君孰與足”，次題“見而民莫不敬，言而民莫不信，行而民莫不說”，三題

“王道之始也”。會元即李爽棠，三藝渾穆，<sup>[11]</sup>蔚然開國氣象。二甲七十七人，三甲二百九十三人，國初諸大老皆出此科。大學士四人，傅以漸、李燾、魏裔介、馮溥；尚書八人，沙澄、高景、傅維麟、冀如錫、朱之弼、艾元徵、魏象樞、劉捷；督撫三人，袁懋功、朱之錫、林起龍；左都御史一人，劉鴻儒；侍郎十五人，李爽棠、石闕、<sup>[12]</sup>張爾素、陳協、王天眷、胡兆龍、梁清寬、梁清遠、田六善、楊時薦、于嗣登、朱裴、李棠馥、<sup>[13]</sup>楊運昌、王度；左副都御史一人，董篤行；右副都御史一人，張汧；通政使二人，晉淑軾、劉士蘭；大理卿一人，王景祚；<sup>[14]</sup>內院學士一人，夏敷九。

宛平王文靖公熙，順治四年進士，時年甫二十，改庶吉士，習滿書，拔前列。世祖召見宏文院，命以滿語奏對，大加褒賞，尋陞國子監司業，累官至大學士。<sup>[15]</sup>

先時廷對策俱用四六，順治己丑科世祖臨軒策士，命不用四六舊套，劉子壯對策稱旨，親定一甲一名，與榜眼熊伯龍齊名。熊典試浙江，一榜得三狀元，乙未史大成、甲辰嚴我斯、庚戌蔡啓傳，士林榮之。<sup>[16]</sup>

山陰孟月心永光工寫真，明季薄遊遼東，後歸本朝，以畫祇候內廷，為世祖所知，命內侍張篤行受其筆法。

合肥龔尚書鼎孳歸本朝後，頗與涿州相國齟齬，當時兩非之，後顧黃公弔尚書有云：“天壽還陵寢，龍輻葬大行。義聲歸御史，疏稿出先生。浮議千秋白，餘生七尺輕。當年溝瀆死，苦志竟誰明？”文人之筆能為人文過如此。<sup>[17]</sup>

順治己丑探花張次修天植，由編修至太常，轉通政。

端午，世祖召入龍舟賜宴，人稱異數。

順治七年，織造龍衣機上有異光，三日不止。欽天監占，以爲一統天下、政治文明之瑞。<sup>[18]</sup>

順治壬辰會試分滿、漢爲二榜，蒙古入滿洲榜，漢軍入漢人榜。是科滿榜中式五十人，殿試一甲一名麻勒吉、二名折庫納、三名巴海。乙未科滿榜亦取五十人，殿試一甲一名圖爾宸、二名賈勤、三名索泰。自此兩科以後仍停滿榜，與蒙古、漢榜合而爲一。<sup>[19]</sup>

無錫鄒忠倚字子度，幼遊錢塘，祈夢于忠肅祠，見忠肅倚其身，授以瓜子一握，數之得五十四粒，因名忠倚，<sup>[20]</sup>後閒居，其夫人戲以瓜子排作“狀元”二字。壬辰會試中式五十四名，殿試果一甲一名，與夢俱合。

順治乙未冬，召日講官五人進講，王熙講《尚書·堯典》稱旨，並命嗣後講官不必立講，遂侍坐。其後講官因得侍坐，自王熙始。<sup>[21]</sup>

徐元燦字道力，順治乙未進士。廷試時爲文敏捷，上顧見起草奇之，及召對便殿，例舉少年習清書者中選，元燦列最後，上問其年，對曰：“臣年五十二。”上曰：“不欺。翰林居清要，須用不欺之臣。”遂用爲庶吉士。<sup>[22]</sup>

陳澤州相國初名敬，殿試榜有通州同姓名者，上命加“廷”字以別之。官學士時，奉命進所作詩，上覽其詠石榴子云：“風霜歷後含苞實，只有丹心老不迷。”誦之至再。官至大學士，仍兼經筵。故事，大臣入閣不復侍經筵，兼之者桐城、澤州二相，蓋曠典也。<sup>[23]</sup>

涿州馮文敏公銓歸本朝，官中和殿大學士。順治十



年，銓母范太夫人壽八十有七，世祖特命畫史繪銓母像，加寶璽以寵之。<sup>[24]</sup>

馮文敏公次子源濟，年十九成進士，改庶吉士，授編修，遷至秘書院侍讀學士。緣事降東城兵馬司指揮，遷淮安府山清同知。丁憂起復，授翰林院侍講官，至國子監祭酒。宦迹亦奇。<sup>[25]</sup>

無錫秦松齡，順治乙未進士。改庶吉士，授檢討。召試詠鶴詩有“高鳴常向月，善舞不迎人”之句，上大加稱賞，以為有品。<sup>[26]</sup>

蔚州魏敏果公象樞，<sup>[27]</sup>順治丙戌進士。由庶吉士改刑科給事中，時世祖初親政，象樞上言宜慎起居，盡啓沃，責備時宰，人皆危之，上深嘉納。在諫垣時疏凡三十餘上，尋因事牽涉左遷，康熙初召授貴州道御史，具疏言科臣余司仁欺罔不法、湖南布政使劉顯貴侵公帑，不當內陞。數年間官至左都御史，劾最貪知州曹廷俞，薦舉清廉知縣陸隴其，又舉學道公明者二人、去貪墨者二人，吏治肅然。遷刑部尚書，上言：“臣忝司風紀，職多未盡，敢援漢臣汲黯自請為郎故事，乞辭新命而領現職。”上鑒其無欺，從之，仍加刑部尚書銜。嘗曰：“法自天子寬之則為施仁，自刑官寬之則為散法。”以病乞歸，御書“寒松堂”額賜之，以寵其行。<sup>[28]</sup>

順治己亥會元朱錦，上海人，由庶吉士授編修。先是，同邑潘尚書有家人朱錦，其子遊庠，入謝潘，潘曰：“汝子係朝廷士子，可以門生禮見，勿再論主僕也。”因還其券，朱感泣矢報，潘曰：“我富且貴，安賴汝報？”朱籲請不